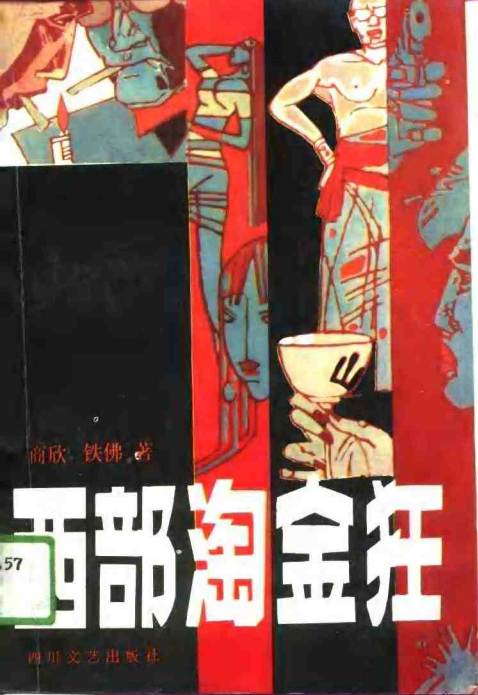




商欣·铁佛 著

西部淘金狂

57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铁水

封面设计：吴映强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西部淘金狂
作者 高欣 铁佛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

1991年6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5

印数 1—8,560册 字数 152 千

ISBN7-5411-0728-x/1·671

定价：2.8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四川平武——江油——广元“川西北金三角”的大规模个体采金热为背景，多视角地展示出这个神秘空间里的风土人情及其希奇古怪的罕见景象——“黄金世界”，人欲横流；世代仇家，情怨交织；寡妇开店，恋人失踪；“金窖”隐秘，勾人魂魄……一幕幕生动场景，使人看到缜私和走私，执法与枉法，人与鬼和善与恶之间惊心动魄的角逐争斗，更使人感到黄金如魔镜，映照灵魂与嘴脸，黄金如太阳，照耀人格与信念。故事新奇，结构精巧，形象生动，文笔洗炼。是一部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通俗文学读物。

目 录

第一章	走进迷魂阵	1
第二章	血红与金黄	32
第三章	情与欲之间	63
第四章	诱惑和械斗	87
第五章	他是草头王	110
第六章	浸血的爱恋	133
第七章	复仇最快活	158
第八章	图腾呵图腾	182
第九章	好戏无结尾	206
后 记		235

第一章 走进迷魂阵

1

此刻有人行凶。

“……呼！……卜卜卜！”

不是枪声，不是刀啸，更不是什么现代化的超级武器发出的奇响。恰恰相反，这玩意儿十分原始，也正因原始，才既令人毛骨悚然，也使人啼笑皆非。

“祸从天降”，此言不虚。刚才，何天雄只觉半空中似有鹰翅一闪，密网一抖，不待他作出任何反应，一团异物已夹带着刮耳的冷风，兀突突从他头上落下，铁桶般直罩到他的腿弯，使人手不能动脚不能伸两眼一抹黑。猝不及防的何天雄只觉陡然坠入了无边无沿的深渊，顿时便和亮花花的世界一刀两断了！

臭烘烘、湿漉漉的牛毛口袋罩住了他。

“见鬼！这是谁干的？咋能这样恶作剧呵？”何天雄惊诧莫名，十分纳闷。在号称川北“金窝子”的黄龙滩，他是初来乍到的独行客，怎么会……背脊一凉，他蓦地惊觉到情况有异。“糟糕，莫非这帮素不相识的淘金者要搞‘黑吃白’？”

柔韧的牛毛口袋如铁桶铜箍……

何天雄自信如此判断绝对正确。他随《这里有黄金》剧组到黄龙滩看外景、体验淘金者生活之前，见多识广的电视导演田歌曾言之谆谆：黄龙滩龙蛇混杂、人鬼混杂、美丑混杂……一句话，小“金三角”从三百多年前的淘金热兴起时算起，“奇形怪样的事儿就从没断过线，现今也会闹到咱们眼皮子底下来的。”果然被田导演言中！

事不宜迟，何天雄连忙运气发力，只有挣脱牛毛口袋，对无冤无仇的“金大爷”们面对面作出解释，方能化险为夷，否则……

然而，他晚了两秒钟。

有人怒喝：“上！”

一瞬间爆发的“群起而攻之”使何天雄陷入重围。他纵有浑身绝技也无法施展。牛毛口袋此时如同“紧箍咒”越动越紧，使这位曾在万人体育馆里力克群雄，获国家级“武术散打擂台赛”亚军的体坛兼银屏新星有拳不能打，有腿不能踢，有眼无处看，有嘴——他不愿叫喊更不愿呻吟，他没这个习惯。

于是，何天雄就只能货真价实地挨黑打！

棍棒劈头盖脸，拳脚有轻有重。噼啪！卜咚！……一片混响声里，既有皮肉受苦的闷响，又有杂乱的脚步音，还有粗野浊重的喘息。

没有一个人说话。

这不奇怪，袭击者全是一帮嗜血如常的老手！

当然，何天雄也绝非任人剝削的鮮兔兒。作为当今中国一流的竞技选手，他自然懂得在腹背受敌的危难之际如何保卫自己的要害部位，又如何迅速变被动为主动，诱敌麻痹，后发制人，他要进行正当防卫，有效还击。如果真要挣脱身上的软枷锁，略略放手，可以断言，这帮持械殴打他的好汉们——不论是山里来的、城里来的、外省来的——就会应了那句四川俗话，“一挑砂罐滚下岩——缺鼻子少耳朵”了。他只想小小教训一下对手。

何天雄在刚被围打时，由于毫无防备，作为“活靶子”硬碰硬地吃了七八下冷拳冷棍。现在，他快捷地作出使对方同样目瞪口呆的反应——原地大跳转动腾挪，凭着感觉避开打击，跳得敏捷，转得神速。顷刻之间，湿漉漉的牛毛口袋便由一个软塌塌的棒形物体变成了一个按不住逮不着的精灵，不知还会使出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招儿来！

好汉们一下子懵了。打击凌乱了。

趁这个极为短暂的空当，何天雄突然站定，十根脚趾按内功“打桩插针”之法紧紧抓住地面，迅速从腹腔深处唤出一股热力。这热力如悠悠火苗“呼——”地升腾飞窜，立时便循遍全身。这既简单又深沉的“眨眼功”许多人都能粗知皮毛却极少有人能运用自如，何天雄算得上是“得其精髓”的那个等级。凭借这股锐不可挡、火火爆爆的元阳之气，他双臂齐出，左推山右劈岭，“嚓——！”那裹紧身子的牛毛袋应声一抖，兀地被捅穿了两个大窟窿，也激起四周一片细碎的惊诧之声。

“蛇自洞出，祸从天降。”这类突然发动的袭击，显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违法之举。当然，领头的绝非平庸之徒，也更不会是善良之辈。何天雄既忿怒又惊奇，他得看看这群伤天害理的家伙是些什么嘴脸。

当何天雄正打算再次发力挣破网罗时，袭击者们显然已经看出了“门道”，于是，压住惊恐，蜂拥聚集，要把这乱棒打不倒的“对红星”立即“放平”。

“嘭——！”

风过雷响的一击，挥动的铁铲被撞出老大一个凹块。这是那个“老板”指挥手下的“镖客”干的。这又稳、又准、又狠的一铲正砸在何天雄头顶。无毒不丈夫！

何天雄毕竟是血肉之躯，他“天庭”之上的“命门”，按经络穴位之说，按擒拿格斗之规，与常人无异均属“禁区”。如此“黑打”，自然也有效果。从九岁起跟教练习武到廿三岁随电视剧摄制组从艺，十五年中，英武过人的何天雄从未像今天这样栽过，不是命中注定而是猝不及防。他踉跄了半步，摇晃了一下，漆黑漆黑的眼瞳前倏地溅出一串串炫亮的火星子，然后硬挺挺仰而倒下——他被“放平”了。

似乎还有半个脑瓜是清醒的。于是，迷迷糊糊中，何天雄隐隐约约听见一阵闹喳喳的议论：

“哼，哈，这小子还真有点不寻常呢，像是练过拳脚的！”

“屁话！没练过，敢到黄龙滩的血盆里抓肉吃？这个假公安……妈的！”

“一铲定乾坤，还是高孃有帅才哦。嘿嘿……”

高孃？……指挥这场突然袭击的竟是个女流之辈？

何天雄不由大吃一惊！

“少给我戴高帽，我这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被称作“高孃”的女人答腔了，嗓儿柔柔，声儿亮亮，充溢着掩藏不住的兴奋之情。有这种声音的女人会是那种粗蛮的泼辣货么？何天雄想象不出。接着，他听见了她恶狠狠的吆喝，却又是一副山野男子的辣腔辣调：

“剥皮皮看瓢瓢，验一验是不是那个假公安。琴妹儿，解口袋！”

“哎。”被称作“琴妹儿”的女子低应一声，“你们都站远点。”

“高孃”又笑着补了一句：“范瓜瓜盯梢有功，该拿‘红包’，今晚黑坐上席，我先敬酒三盅！”

有男人得意地“嘿嘿”着，也催促道：“解口袋——”

“晓得！”

何天雄身边杂沓的脚步声骤然中止。

只有浊重的鼻息起伏。

一双手从何天雄胸前掠过，极其利索地扒去了牛毛口袋，潮润而清新的山野上气顿时灌入他的口鼻，沁入他的肺腑，甜丝丝的。自由就是这种气味儿。只要活着，谁也离不得这潮润，这清新。同时，他也嗅到了一股腥热正缓缓自头顶向耳边蜿蜒流动。这是血。这是他的红玛瑙一样鲜艳的年轻的血。好一个出手见红的“高孃”，竟让素不相识的何天雄

头顶破了皮儿。这女人到底是个啥角色呵？

那双手在何天雄耳后抚弄着，寻找“标记”……这是一种可恶的欺辱。

何天雄既惊讶又忿怒。这一汪血不能白流，应该寻机报仇。一对三不怯，一打五不怕，对付私淘黄金私卖黄金的这帮社会渣滓，何天雄要他们皮开肉绽！

反击吧——

倏忽之间，紧压住何天雄的灼痛和昏沉迅速消退，他眼睛闪动，猛然睁开——呀！映入眼帘的不是远山近水、长天沃野，而是下巴被布条遮住的半张红扑扑滋润润的姑娘的脸。此刻她正俯下身来端详辨认自己，于是两双眼便射个正着，碰撞出看不见的火花！

何天雄明亮的眼睛闪动着威严。

那姑娘清澈的眸子隐藏着惊恐。

“天王爷哎！”她失声叫嚷，“孃，我们找错庙门敬错神了！”

“啥！？”

“……这人不是假公安！”

“范瓜瓜！”女首领的声音冷浸浸，有压抑不住的怒气，“你那对算盘珠该擦得油啰！”

范瓜瓜似乎很惶恐：“高孃——”

“啪！”一记有斤有两的耳光，打断了他的申辩。

这一耳光似乎把什么都打哑了。

倏忽之间，脚音和人声骤然消失。

何天雄十分惊诧。这个被称作琴妹儿的姑娘倒还坦率，敢承认“找错庙门敬错了神”，那么，被称作高孃的女首领和她手下的人马想暗算的“假公安”，又是何许人呢？

眼前是极其难得的机会。年轻人之间是比较容易搭上腔说上话的。得设法留住这个姑娘，问出个眉目。但是，琴妹儿却更机灵，不待这挨打的开口，她已匆忙转过身去，撇下何天雄，犹如一只受惊的小鹿，不要命地飞跑起来，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她不能、也不愿让这位陌生的受害者看清自己的面孔，记住自己的模样，那样很危险。高孃的巴掌不认人！

于是，那线条分明的腰身，那满头浓黑的秀发，那裤脚高挽裸出的结实而富有光泽的小腿，还有那脆生生的呼叫……便在转瞬之间一齐消失了。

何天雄很气恼，白挨了一顿“黑打”，只得到一个可恶的谜。

一个亮闪闪的小玩意儿映入眼帘，当他拾起拧了瓶盖儿的“云南白药”时，才蓦然意识到头上的伤口能迅速止血止痛的原因在此。

琴妹儿呵！……

2

回到临时住地前，何天雄跑到被称作“金水砣”的一处河湾，洗濯“黑打”留给他的血污。

还好，没伤着“盘子”，五官完好无缺，对一位演员来说，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啪——！”

有人突然在背后拍他一掌。

又是袭击！何天雄迅速反馈，人如急浪旋转，“呼”地返过身来，用“普贤骑象”的势子蹲定，准备手脚并出，半秒钟之内将一切会出气儿的对手打个标准的“五岳朝天”。

“哎哎哎，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你这是犯的什么病，拿我当活靶子打呀！”

“雷公！？……好我的‘金色盾牌’，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天地之间。”

“咋穿便装不穿警服呵？”

“随便一点更好。和你们一样，好研究特殊环境里的特殊情况，摸准特殊人物的特殊规律”。

“摸准了么”？

“无可奉告呀，雄狮！”

“你完全可以保密，雷公！哈……”

意外相逢的老同学彼此呼叫着同窗时的绰号，同时出拳，将对方的胸膛擂得“冬咚”响，这是男子汉的亲昵。何天雄作为武坛和荧屏新星已小有名气，而雷东作为公安系统中多次获奖的优秀办案人员却鲜为人知，这种职业的差异并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尊重和信赖。

何天雄把自己来“金窝子”黄龙滩的目的，一五一十向雷东交了底儿，只是回避了刚才遭受伏击的这段插曲。他认

为讲述这些太窝囊，有损“雄狮”的光辉形象。而更重要的是，他要按自己的好奇心和好胜心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挤进“高孃”们拥有的那个天地，捅开那个谜。

他也想再见见琴妹儿。为什么？说不清。反正，那姑娘挺有意思。

“哎，雷公，”何天雄故作淡然，轻声问，“你们是既掌握‘地头’又掌握‘人头’的权威人士，一定听说过‘高孃’这个女人的事儿吧？”

“‘高孃’？”雷东微微一怔，并不答话，却反问何天雄，“怎么，你认识她？”

“不认识。”

“那干吗打听她？”

“呃……想认识她。”

“为什么想认识她？”

“呃……不为什么。”

“说实话！”

“老天爷，审讯正式开始！”何天雄笑骂，“混球！我要你跟我说实话！”

雷东眉心打皱，欲言又止。

何天雄很敏感，忙道：“不便直言，是不是？”

“暂时还无可奉告。”雷东耸耸肩，有些闪烁其词，“怎么说呢，老同学，你提到的‘高孃’，既存在又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躯壳，一个影子而已。”

“你是在编‘地摊小说’吧？别玩‘悬’了！”

“究竟‘悬’不‘悬’，要等你真正钻进这个奇异的‘王国’之后，才会恍然大悟。”

“但愿我没撞上鬼魂！”

“但是你又渴望撞上幽灵！”

“哈哈。”

“嘿嘿！”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何天雄的心里顿时躁动起来，越发惊愕和好奇了。

“你一定感到很奇怪，对吧？”

何天雄想引出对方更多的话，连忙点头称是。

神通广大的雷东没有故作神秘，也没有卖关子吊何天雄的胃口，他压低嗓门向老同学介绍了可以介绍的情况。

一个多月前，雷东参加了由涪江市公安局、黄金局、国土局等单位联合组建的工作组，到被人称作“巴蜀金三角”一隅的黄龙滩执行多项紧急的“综合治理”任务。说是“多项”，全是由众所周知的“重项”所引动牵发出来的。雷东翻开记事本，跳入何天雄眼帘的一串字句，竟是那样触目惊心。

“嗨嗨，无证滥采破坏国家资源，违章作业造成多起惨剧，走私贩私大量倒卖黄金，械斗仇杀聚赌嫖娼迷信活动猖獗……我的天！情况居然会有这么严重、这么复杂！”何天雄失声嚷道，“我操！这不是明日张胆在国家身上吸血割肉嘛！”

“是的，吸得人心紧割得人心疼！你看到的虽然只是纸上的四言八句，也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够你们搞个十集八集电视剧的了。”雷东的眉心轻轻弹跳着，若有所思地提醒何天雄，“然而，谁要是真正进入这个‘八阵图’，就很可能晕头转向，一无所获。这一点，我们‘黄金派出所’的人深有体会，并非‘近水识鱼性，近山知鸟音’呵。尤其是近几个月来，恶性案件层出不穷，违法活动花样翻新，我们的工作进展得相当迟缓、艰难，甚至可以说……充满了难言的风险！举个例子吧，就说你刚才打听过的那个‘高孃’，她和她手下人的有些行动，据我了解，就在罪与非罪之间……”

“哦哦。”何天雄急切地想听到下文，“你就直截了当往下说吧！”

“唔唔。有关她的传言不少，故事也多。请你特别注意，我用了‘传言’和‘故事’这两个词儿。传言中说，所谓的‘高孃’是个亦丑亦美、又善又恶的女人，既干好事，也干坏事。故事里讲，所谓的‘高孃’是平武、江油、青川这一带‘金老板’、‘金客子’、‘金串串’们公认的女首领。这就很奇特了。”

何天雄追问：“奇在何处？”

雷东答：“要知道，从古到今，女人是不准进金槽下金巷的！”

“明白了。这个女流，必定有过人之处。”

“对。撞上天大的祸事，她也能提得起放得下。这就是淘金汉们常说的‘敢宰杀’。”雷东的语调平平实实，毫无危

言耸听之意，正因为如此，其分量也就颇有斤两了，“如果这女人是只‘凤’，和她旗鼓相当的还有一条‘龙’。”

“谁？”

“黄大贵！”

“也是‘金老板’？”

“对。同样的神通广大，难于对付。”雷东突然隐隐一笑，“说来也真够希奇古怪的，这个‘高孃’其实只是个代号。”

“代号？你是说，这仅仅是个假名？”何天雄既惊奇又迷惑，“真是不可思议。她的真名实姓呢？”

“自己找到谜底最过瘾！”雷东敛了笑意，沉吟着换了话题，“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断言：黄金是野蛮的金属。这话说得相当艺术也相当深刻，甚至相当悲哀。既然是‘野蛮的金属’，就会很自然地引发出许多罪恶，十分野蛮的罪恶。这些年电影电视里闪过一串串吊胃口和败胃口的枪战打斗片，大多是美国西部的老小‘牛仔’在折腾，杀得血肉横飞，人仰马翻，全都跟淘金、藏金、贩金有关系。没有黄金也就没有戏了。英雄呵，美女呵，匪徒呵，骗子呵，就都没法出场了。当然，那是十九世纪初期和中叶，美国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事儿，和社会主义中国当今部分地区的淘金热、黄金战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要照我看，有一点却是古今中外都相通的：金窝子里怪事成堆！”

何天雄催促道：“具体一点！”

“比方说这里的‘四川帮’和‘陕甘帮’——”

话到此处被刀切。

“嘟嘟！嘟——！”

雷东腰间兀地迸出急促的响声。他迅速抽出大功率微型对讲器，聆听对方的呼叫。

“唔唔！我操……”雷东低声应着，目光倏地变得火辣刺人，“又是三个人！冒充公安……洗劫了两处槽子……朝白草坝方向逃窜……丰田越野……无车牌……好好，我三分钟内赶到！”

无暇握手话别，雷东十指如钩，下意识地刮过头皮，随即跃上他那部其貌不扬的嘉陵摩托，满档全速，风也似地越过河堤，冲向早被手扶拖拉机们啃得凸凹不平的机耕道，纵跳远去。转瞬之间，又有两辆轻骑忽地闪出，尾随雷东车后，好似亮闪闪的箭簇，射向正在逃遁的作恶者。

然而，这追捕这缉拿能否奏效，那就很难料定了。

此刻，何天雄的胸臆中蓦地腾起一股热呼呼的感情潮水，久久不能平静。老同学雷东和他的战友们组成的这个英武的群体，在不是虎穴龙潭的龙潭虎穴中周旋，这当中又该有多少佯为人知乃至不便披露的业绩呵！

雷东刚才的一番言辞和纵跳的背影，都给何天雄一种启示：他，就是自己塑造人物的依托。要进入角色，更得进入雷东们的那个领域。

“嗨哎——天雄！”

一听这美妙可人的嗓音，就会令人联想到有这种嗓音的女性也必定是美妙可人的。不用说，准是电视剧中的女主角黎露露驾到。